



美中关系变化与萨德，以及韩国外交的方向



金兴圭
亚洲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
hkkim63@gmail.com

值此文在寅政府正式履职之际，
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就相关主题策划发行四期《悬案分析》。
上一期讨论南北关系的恢复与正常化，本期分析萨德与韩美、韩中关系，
接下来还将依次考察朝鲜核导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开城工园区重启问题。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出现，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正在经历很大动摇。特朗普背离了开放的市场秩序，而采取了“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超乎日常视野的行为方式给美国的软实力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在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上难道不会遭遇困难吗？这种忧虑之声也在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目前正在出现的新形势让人很难再把本地区秩序视为等级式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东亚地区秩序也许会像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所预测的那样，进入一个霸权国家缺位的权力真空（G-Zero）时代；或者，还有一种日益增加的可能性是，中国的影响力将会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中国则在“大跃进”。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算，以购买力为标准的话，中国早在2014年便已超越了美国。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在GDP规模上也将赶超美国。但与此相比，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催生的对外政策上的变化。中国正在以拥有14亿人口的单一市场为基础，在快速强化内需力量的同时，试图构建一个别名为“红色供需网”的独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意味着在中国国内，经济将按照中国固有的规则规范来构建自身的秩序。这样来看，虽说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走向了保护主义，而中国同样也是走向了保护主义。

这种变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的含义就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将逐渐降低。而且，这会促使两国形成更为对等的双边关系，也就意味着中国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将逐渐变为现实。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今年4月访问中国时就已经主动承认了这种关系。未来两国关系在经济方面与其说会朝着相互依赖的方向发展，倒不如说会往彼此更加各行其是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中国对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在不断进化。2016年底以后，中国一改此前被动应对的朝核政策，开始探索更加积极的、中国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朝鲜半岛问题解决方案。无论是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方案，还是朝鲜核导研发与韩美联合军演暂时停止的提议，都是中国半岛政策变化的体现。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在朝鲜半岛上建立和平机制，并扩大在朝鲜半岛全境的影响力。

对此，朝鲜表现出了强烈的逆向反应。朝鲜在2016年先后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且已通过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把拥核变成了既定事实。这等于宣称朝鲜将无视中国或美国的立场和考量，而坚持推进自身的核导计划。朝中关系也由此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恶化态势。朝鲜想成为美中关系里的自变量，而非因变量。今年4月美中两国举行首脑会谈时就协调一致加强对朝施压一事达成协议，金正恩委员

长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明确表达出将尽快强化自身核导力量的坚定意志。

至于萨德问题，由于中国认为它是美中结构性竞争下美国及其盟友为了遏制中国而构建导弹防御体系（MD）的其中一环，才恶化至今日这种状态。而且，中国认为，它还释放了一种信号，即意味着美国放弃了过去由美中两国通过协商、妥协来对朝鲜半岛问题进行共同管理的默契。但是特朗普上台后重新得到强化的美中协调使萨德问题的战略敏感性有所降低，而中国也在探索解决萨德问题的突破口。这些因素，再加上韩国新政府的登台，在解决萨德问题和改善韩中关系方面给韩国带来了一线希望。

在这样的形势变化下，在韩国文在寅政府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紧急问题和闯过诸多难关方面，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坚持“密切观察”、“战略审视”、“慎重行动”和“国际协调”。即韩国并非大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韩国需要密切观察大国的一举一动，借此解读大国的行动方向，了解其优势和局限性，并据此进行相关准备。特别是，维持对朝问题上的国际协调应该成为韩国新政府对外政策中的优先事项。这是因为，美中两国在朝核问题上像现在这样的协力合作是此前所不曾见的；而朝鲜将采取与韩国政策立场无关的独行政策，为了遏制朝鲜的这种态势，国际协调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笔者认为，要尽可能地避免建立在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趋附型”政策。眼下最常见的思维方式都很重视“以等级分明为前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立足于政治现实主义的“军事领域”，但这种思考前提在东北亚地区已经不再灵光了，而且它也不符合美中关系下的韩国现实。

再次，要巧妙找出突破萨德难题的策略。新政府履职之后出现的韩中关系乐观论，其危险性不亚于悲观论。笔者建议，在萨德问题上，要找出能够兼顾韩美同盟、韩国安全利益和中俄战略利益的妥协方案，要慎之又慎。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是把萨德部署及其用途限制在朝鲜半岛范围内，并将其制度化。韩国既须阐明尊重韩美同盟这一原则，同时也须明示不针对中国这一原则。对于与美国达成的“用于应对朝鲜、（只设）一座炮台、部署固定的终端雷达”的原则，要明确坚持；而对于未来可能追加产生的用途变更、部署或费用等问题，则须将其留置为应与韩国政府重新协商的议题。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地位因“烛光革命”而大为提升的国会的作用。由于改变现状会给韩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严重挑战，还会产生巨额的追加预算，因而有必要将其上呈国会进行审议。如此政策将不仅能体现出关切驻韩美军安全的诚意，还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中俄两国对萨德用途的疑虑，并能保障韩国外交的灵活性。

文在寅政府面临的课题亟待解决，却又难以解决。但是，我们必须找出能够破解难局的方法。在目前阶段，为撬动朝鲜，美中协调至关重要；而中国的作用比往昔更为重大，在确保中国调整对朝政策方面，美国的角色可谓举足轻重。同时，在美中两国的对朝政策形成过程中，韩国需要发挥更为积极、更富创造力的作用。在此过程中，须把朝鲜半岛变为美中合作与妥协的空间，而非战略竞争的对象。

MORE ARTICLES

- 本文内容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 IFES 官方意见。特此告知。

You can remove your email address from our mailing list by clicking link below
[\[No longer receive e-mail\]](#)



경남대학교 극동문제연구소
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COPYRIGHT(C) 2010 IFES ALL RIGHTS RESERVED
2(Samcheong-dong) Bukchon-ro 15-gil, Jongno-gu, Seoul 110-230,
Republic of Korea
TEL. +82-2-3700-0739 FAX. +82-2-3700-0707
EMAIL. ifes@kyungnam.ac.kr